

宋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孟子三

123  
J1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9087   |
| 冊數   | 80 ( 79 ) |
| 函號   | 276 31    |





圖 樞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趙氏注

孫奭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舊君之服蓋有所與諷喻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為下做六章言大人不為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視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林十五章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與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己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書與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二十二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取友必得其人而動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陷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二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凡此三十二章合前卷二十八章是離婁一篇有六十七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生始卒終記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

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

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大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鄆鎬之地

地之相去也干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干有餘

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土地相去干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干二百歲得志行政於

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王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疏孟子曰至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

十三經注疏

孟子八上 離婁下





生岐山之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聖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二三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注生始於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娶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嶷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顛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注岐周畢郢至鄭鎬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義陽西北其南有周原裴駘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為西伯移徙都鄴徐廣曰鄴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鄠在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蒙接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駘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鄠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鄠之地故曰畢郢○注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周禮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推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交頌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黃蕩輔之鄭注云以金為飾鑄象也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相別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符杜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關門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注云符節如今官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  
以爲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

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

**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  
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成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國水名也言子產爲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與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至日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兩畢乾晴之時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可得濟所以未有憂病其涉者如君子之爲也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之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焉故爲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但平其政事使徒杠成於十一月與梁成於十月則病涉之民無不濟矣子產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爲之惠故宜孟子言之於當時以激勸而譏諷之也○注子產鄭卿為政聽訟溱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溱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案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孟子又於注周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津梁成是其旨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芥草芥也臣綠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爲臣之時謀行言從惠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







正義曰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談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苗人者人必反苗之論語云不佞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意孟子曰仲尼不爲己甚者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譏論語距門者也

子言孔子凡所爲不爲己甚泰過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同意注云孟子所以譏論語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淵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爲己甚者孟子曰以譏論語距門者蓋謂如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淵柳閉門而拒繆公是爲己甚者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果能也大人使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以其身許友也義或重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言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孟子言大於信故曰惟義所在也 疏 人者其於言不必信所行不必果惟義之所在可以信則信可

以行則行耳如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經經然小人哉矣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終適衛是言不必信也佛勝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注子爲父隱以其身許友也 正義曰此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

案論語禮記云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子不失其赤子之心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民如不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 疏 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爲之大人者

是其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真正大人也 疏 子則民懷之者也孟子言世之所謂爲之大人者如老子所謂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之意同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

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 疏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昏定晨省冬溫夏清然以此之孝亦不足以當其大事也惟父母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

終能躡蹠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 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居之安若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 疏 孟子自得之也 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

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疏 如性自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此孟子教人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 自得之則居之安

已之所自有之也己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羣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

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

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

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堯誦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知有待於思言思之亦

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明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知有待於思言思之亦

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道也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

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辨說之則是非不可未決斷故未有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

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

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以善服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 疏 孟子曰至未之有也 正義

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 疏 曰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



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之取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

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月天之

待之者以其無本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澆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徐子至君子恥之○正義曰此

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稱道於水乃復自而嘆之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

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答之曰孔子所以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滾滾而流不捨晝夜是流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

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

言苟為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大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

澮皆盈溢然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

譽名聞有或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

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源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

不捨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

注云徐子徐辟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

徐子即徐辟也○注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鄉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

夫二鄰之田遂溝畎澮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澮又倍之是

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

存之庶民去○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

之而不由爾○義之主於己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非行仁義也者孟子言

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

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子知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

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殫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左右逢其原者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

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

得使離朱索之不得使契詰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契詰索則道也知有待於思之亦

不能得其道也離朱有待於明言以明求之亦不能得道也契詰索則道也契詰索則道也知有待於言以求

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孟子曰博

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

而說之者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未決斷故未有○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

能反其要也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

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

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

然後心服矣若文王治於岐是也天下不心服何由而王也○曰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

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

治天下如以善政而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至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人君之

以善教養天下天下不心服而歸往為之王未之有也以其能如此則必為之王者使天下心

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作辟雍

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

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正義曰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



如是是之取爾

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苟為無本七八月之

間兩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

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也可立

待之者以其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

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徐辟問孟子以謂孔子數數稱道於水乃復自而嘆之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即徐辟者也

數數稱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至是之取爾孟子曰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源流而流不捨晝夜是流之不竭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流進以至乎

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是孔子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苟為無本至君子恥之者孟子又言苟為無本之水是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間天之大雨驟降其雨之水卒然聚集乎大溝小澮皆盈盈然而滿溢則其乾涸但可立而守之也以無本源故如是之速乾耳孟子復於此言如聲

警名聞有或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曰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捨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

注云徐子徐辟也正義曰經於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於是造乎道也徐子即徐辟也注大溝小澮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澮上有畛百夫有澮澮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澮注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鄰之田千夫二鄰之田遂澮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是廣深各四尺也澮又倍之是

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舜明於庶物察

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

存之庶民去之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氣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

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畜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皆能辟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子知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

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為禽獸今夫舜之為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

鹿豕遊雖與禽獸雜居其間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也而無滯之耳如此是

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行存仁義而得之類也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

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類也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

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為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

於禽獸之心耳如楊雄由於禮義入自仁門由於情慾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酒而好善言

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中正之道惟賢

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

於紂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邇狎邇近也邇狎近賢不遺

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

已行有不合世仰而思之參諸

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以輔成王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子言禹王惡疾

其美酒而樂好人之善言以其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惡之蓋儀狄造酒禹

王飲而甘之遂疎儀狄是也善言談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皋陶昌

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

就而不為狂者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而不為狷者矣未嘗立驕仇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

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其旨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矣立其

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恕以湯言之則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用人故無遺賢是其旨



子不待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泚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於事則云四蓋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之也言周公施為其有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常仰望而思索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及幸而思索得合於此三王之四事則雞鳴而起坐以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注三王三代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也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正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晉之乘楚之檣杌魯之

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三大國史者與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檣杌者亂凶之類與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疏○孟子曰至竊取之矣○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乃與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平衰亡歌詠既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也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寓於是非是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衰貶而衰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注云乘為乘馬之事檣杌為亂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故不再述云檣杌亂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渾敦窮奇檣杌饕餮四凶其言檣杌乃曰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歸天下之民謂之檣杌杜預云檣杌亂凶無

驍匹之○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此五世而斬者謂之澤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不得學於○疏○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大聖人也○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有

子私淑諸人也○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剛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孟子大聖人也○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有

賢不肖之異然自禮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替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為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已未有善諸人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者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注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已身子孫曾孫玄孫是也今注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已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也

孟子注疏卷八上按勘記

凡三十二章 音義閩監毛三本同按此當作三十三章偽疏不數人有不為也 一章故較少一章音義本亦作三十二章當是後人據注疏本改

是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按題辭正義云離婁凡六十一章與此不合

皆地名也負海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 文古本無上也字頁下重負字

近於鄂鎬之地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 文古本之地作也足利本無之字

千里以外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 文古本無之字 蓋謂王也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岳本廖本 韓本作王節也是也 韓本無蓋字足利本無也字 王節也 閩本 足利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為百王法也

周十月夏九月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 一月徒杠成郭注作十月推求文義趙注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徒杠成郭注作十月推求文義趙注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

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與梁成也後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尚存舊迹廖孔韓本則似是而非非矣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間則謂周正與周禮同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

孟子與國語合可以成涉度之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 本涉作步考文古本度作渡 周十一月夏十月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 文古本

一作二 按詳上 十二經注疏 孟子八上按勘記 六



每人而悅之

閩監毛三本同非也。廖本考文古本。而悅之作輒。孔本韓本悅之作輒。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人君由天

不家撫是以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

十月成津梁。閩本同監毛本。十下有二字。

與梁成於十月

十下有二字

則使人導之出疆

閩監毛三本孔本。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孔本

考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菜及里居。○按音義亦出。田菜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為萊。作業則更誤矣。足利本誤衍尤非。

章

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君之服蓋有所與風諭宣王勸以仁

也

仁鳥增逝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增作會考文。古本增逝作會逝。○按作會是會者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

孔子臨河而不濟也是上為下則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本考文古本注文無此六字。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眾孰不順焉上為下效也

陳質娶婦而長拜之

音義陳質本亦作賈。○按孫志祖曰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云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陳質事當同。藉交報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之字。

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不行疑懼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並作禮是也。

章指言

是謂人之有俊才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是字。

不養其所以當養

廖本無賢不肖相覺。孔本覺作較。非按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賢不肖相覺。校蓋覺即較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

章指言

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

乃可申

當如後有患難及已乎

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廖本後有作有後。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伎不求

何用不臧

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無故字。為作其。孔本韓本無故字。足利本故字同。毛本。

孟子所以譏踰墻距門者

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文。

章指言論考文引足利本作語字。亦非韓本作論語曰。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所

以

孔本韓本考文引譏踰墻距門者也。古本無所以二字。

大人仗義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注文。

故曰惟義所在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少小之子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

之行不過是也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言君子學問之法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如性自有之然也

欲其自得之而已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此九字。

故曰

十三經注疏

孟子八上校勘記

七



皆知其原本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

欲其自得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學必

根原

孔本

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至其道與之

如者

閩監毛三本如作妙

是謂廣尋道意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

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五霸服人三

若文王治於岐邑是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五霸服人三

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源泉混混

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成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原作原

然其涸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

可立待之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以其無本故也

川上曰逝者

考文古本

如斯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

非強力行仁義也

宋本作非強

言必稱於堯舜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但君子存之庶民去

之而不由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

引古本避作辟

害其間不希眾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若決江河也

按古書多假辟作避

而無滯之耳

閩本同監本無也之耳三

禹拜昌言

閩監毛三本同監本無作不

按作謙者今文尚書也音義出謙言

殷錄未盡

廖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

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

謂諸侯也

宋本也

所行之事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己行有不合世

岳本廖本孔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

坐以

待旦

廖本以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則遠人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湯殷之代始王也文武周之代始王也

閩本同監毛二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

則五霸所理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大平時無所詠春秋

同亦聖人之謙辭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大平時無所詠春秋

乃與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澤者滋潤之澤

按宋本注分兩段自此至故曰淑善也

足利本

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無也字

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君子恨不及乎仲尼也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



中庸嘉慶二十七年  
甲寅秋樓藏本

孟子注疏卷八上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八下

離婁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注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

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遠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

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

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下為

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

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

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逢蒙學射於羿盡羿

死也苟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終遠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眾也春孟子曰是

亦羿有罪焉罪羿不擇人也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

執弓吾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庾公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

曰吾生矣僕御也孺子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

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

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

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



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

金發乘矢而後反庚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發使不害

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 **疏** 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反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

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 **疏** 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

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強於已於是反

師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孟子復言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

者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羿無罪而見殺焉又鄙

之公明儀之言曰薄乎此言兩安得謂之無罪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伐其衛

國衛君乃使大夫庚公之斯追捉其子濯孺子濯孺子告之曰我瘡疾發作不可以執弓而敵之我必

死矣遂問其御僕曰衛之追起我者是誰也其御僕乃告之曰衛大夫庚公之斯者也子濯即曰

我生矣不能死我也其御僕乃問庚公之斯是衛國之最善射者也而夫子乃曰吾生矣是何

之謂也子濯乃與之御僕曰庚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

之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然後教其射矣庚公之斯遂追至子濯之所見子濯不執弓矢乃

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以拒之子濯告之曰今日我瘡疾發作不可以執弓矣庚公之斯乃自稱

已為小人言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夫子之道而反歸害其夫

子矣雖然不忍害夫子奈之今日所追之事乃君命之事也我亦不敢廢背其君命而遂不免抽

取其矢而敵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利而發射子濯至發其四矢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

鏃利所以無害於子濯耳云乘矢者乘四矢也蓋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注羿有窮至殺

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論在梁王首篇詳矣云逢蒙羿之家眾至殺之者索襄公四年左傳

云將歸自田家眾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杜注云子羿之子也不忍食又

殺之國門○注孺子鄭大夫庚公衛大夫○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庚公差

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衛獻公孫丁御公孫子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

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善而射之貫臂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

杜預曰子魚庚公差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必有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

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汗巾帽而蒙其頭 雖有惡

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 疏 孟子

以待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至

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

施之女其貌雖好然加之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掩鼻而過之更不顧也如惡人

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修潔其已雖神

猶享而況於人乎然知人修治其已不可以已也注西子西施○正義曰秦史記云西施越之

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

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交是西施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

以利為本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己矣以言其故者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 惡人

之性而改道以養之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

智而妄穿鑿不順物 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

所無事也 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 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但循理若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

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之日至之日可 疏 孟子曰至可坐而致

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致也者

孟子言今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生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舊無大

故之故同意以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為為性性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則可也

則為性矣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為為性性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則可也

事者必以利為本是人所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為本矣我之所以有惡於

智者非謂其智也為其不本性之自然之為智但穿鑿逆其自然之性而為智者矣故曰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後人因是遂以為故與智為不美所以復為明言之故言如為智

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其水之性引而通之是行

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但因其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耳

而其為智亦大智者矣此孟子於此以為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最

遠者也然而誠能但推求其故常雖千歲之日至之日亦可坐而致也孟子於此以故為

美所以又執是而言之耳以其恐人不知已前所謂則故而已矣為事之故遂引天與星辰而言

故常之故於此為美也謂人之言性者但本乎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自穿鑿改作則身

之修亦若天與星辰之故常而千歲之日至之日但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為事故之

二十三 經注疏 孟子下 惟長下



故終於此云故乃故常之故蓋故義亦訓常所謂必循其故之故同。注以把柳為裕捲。正義曰經之告子篇文也。注星辰日月之會。案孔安國尚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是也。

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請於貴人也 孟子不

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謂孟

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

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與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驩

字子敖者公行子家而弔慰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驩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驩之位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

說而有憤憤之色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驩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其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所而相與言又不踰越

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于敖今以我為簡驩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乖異於禮乎。注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

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

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 存在也君子之心

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嘗謂己仁其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

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君子自謂

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

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

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

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 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憂

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 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

則君子不患矣 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 疏。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

責已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

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心所以有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

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施報自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

孟子又記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皆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己也

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

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無禮之行此所以如是而加我矣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

其橫逆加我者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已以為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

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己而不讒彼之罪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者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慮而無一朝之患

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

既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

非仁之事既以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為之患矣無他以其

非已之有行過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

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已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

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也喻禹稷走起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閉戶而高枕也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

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然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民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為賢故尊賢之顏淵當危亂之世不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此憂孔子亦以為賢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稷顏回三人其道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沉溺也後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已被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為民如是之急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謂顏子在禹稷之世亦能如禹稷如是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為親者也如有爭鬪而不救勸之是疎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關為喻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有同鄉之人有爭鬪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則為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己為疎非親也如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由此推之則孟子為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其門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暨稷之播殖則無以奏艱食非

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公都子曰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南宮适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

與之遊又禮之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

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情慳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凡此五者夫章子子父責善

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

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

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之

以自責罰是則罪益大矣公都子曰至則章子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則罪益大矣。下以責已衆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謂孟子曰匡章子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敬悅之敢問夫子是如之何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至於是乎孟子答公都子曰世俗之人所謂為不孝之行有五急情其四支不作事業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妻子而不顧父母之所養為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欲陷於其罪以辱及父母是四不孝也好勇鬪爭鬪好頑很以驚危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孟子言章子但失於父子責善不相遇也不遇者是不相得也其所以相責於善乃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善是賊害其父子之恩大者矣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



是則章子而已矣孟子又言夫章子與父子不相遇而離之豈以章子不欲有夫妻子母之為親屬哉為其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去其妻屏逐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章子如或開之設於心為不若是離之父故出妻屏子是陷父於不義之罪者矣是則罪之莫大者矣是則章子而禮貌之也蓋謂不顧父母之養者是有逆於父母而不順父母之意耳孝經云父有爭而則身不陷於不義禮云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寧諫諫然則父有不義雖熟諫以爭之可也又安可以朋友責善施於父子之間故故章子所以離之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遂用出妻屏子為其父有不義而不可言耳

我將反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奇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治牆屋之壞者我將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

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左右相與非議

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沈猶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飯去君誰與守飯子思名也子思欲

易地則皆然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我父兄故去留無毀子思

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

寇至盍去諸者孟子言曾子嘗居於武城之邑有南越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曰無寓人於我此室而毀傷我薪木寇賊既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居此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

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至殆於不可者言寇賊已退曾子於是乎反居此也左右之大夫皆曰待先

也猶行曰至未有與焉者言沈猶行若左右之人曰先生之去非汝所能知者也往日沈猶有寇

得免其禍焉先生曾子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至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衛邑有齊國

之寇賊與或人告之曰寇賊來何不去之曰子思曰如飯去君誰與守者孟子又言子思居於衛邑有齊國

衛君則誰與為守護飯子思名也孟子曰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留人不可毀無

子思二人其道則同也以其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則去留人不可毀無

它其以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勢則微小也當赴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

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

曾子去留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能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

曰曾子子思同道索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與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

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注飯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儲子曰王使人

名飯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六十二管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儲子曰王使人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儲子齊人也矚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孟子曰

有以異別於眾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答之曰我何以有

別異於眾人哉堯舜之盛帝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眾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

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是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

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注儲子齊人也。正義齊人有一妻一

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

也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

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



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  
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墻間郭外冢間也乞其餘祭者所餘酒肉也其妻歸告

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  
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誇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猶偏扁喜悅之

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不羞泣者與此良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

不羞泣者與此良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視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徧從良人之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處有冢間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饜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此遂從與其妾共誦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妾非誦其已又施施然喜悅

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知已矣

孟子注疏卷八下按勘記

章指言廉惠勇人之高行也喪此三名則韓本考文士病諸故設斯科以進能者也

逢蒙按逢字从逢蓬蒙蓬伯陵逢丑父逢公皆薄紅反東轉為江乃薄江反德公士元非有二字也宋人廣韻改字作逢薄江切殊謬孟子音義同謬不可不正逢蒙古書作蓬蒙則其字不可知矣有窮后羿同孔本考文古本窮作窮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考文古本他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同本廖本孔本韓本同監毛本脫上

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得善以全考

古本養足利本凶獲患是故子濯濟難夷羿以殘可以鑿也補案殺之子白之字衍

射為背師同監本同毛本而蒙其頭面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皆自掩鼻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自治潔淨凡絮作潔者俗也古書祗用絮章指言貌好行惡西子蒙鼻孔本考文引古本蒙作醜人絮服供

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

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故則利之也改其若杞柳為栝棗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但循理若禹之行水於無事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誠能推求其故常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章指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性命之指也

齊之貴臣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字子敖者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反以我為簡異也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章指言循理同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而動不合時人阿

十二經注疏 孟子八下按勘記

六



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是以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人常愛之補請本常皆作恒下常敬同 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作人亦必反之已也足利本本韓本考文古本同人必反之已也足利本

無之

來加於我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來加我

無知者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上 又何足難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矣作也

憂之當如何乎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如下有之字

常行仁禮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禮上有行字 章指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孔本韓本行故字 不

足難矣蹈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憂也

當平世三過其門者按此段注宋本廖本孔本韓本俱分兩段自此至故孔子俱賢之在經文禹稷顏回同道下 憂民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故勞

其心皆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皆作亦

佚異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故字廖本下有矣字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勞佚異矣

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考文古本而 走赴鄉鄰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鄰作人 顏子所以閉戶閩監毛三本同

節則感矣則孟子為禹稷顏回同道補案為字監毛本並作謂是也

惰懈不作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懈作解 豈有一事於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懈作是

賊恩之大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子有子母之屬哉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子母作母子

執持此屏妻子之意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屏下有出字 以為得罪於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得上有人字

而不若是以自責罰宋本罰 是則罪益大矣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是章子之行已矣何為不可與言十三字○按有者

是章指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眾曰不孝其實則否是以孟子禮貌之

也徧國人皆稱為不孝者焉人字缺閩監毛三本如此父有爭而閩監毛三本而改子是也

言賓師不與臣同耳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無耳字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師賓不與臣同

易地皆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地地皆作處同廖本皆作同 章指言臣當營君師有餘裕二人處義非殊者

也是故孟子紀之謂得其同足利本 猶行曰補案猶上當有沈字

王使人瞞夫子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監毛二木瞞作瞞閩本注作夫作瞞蓋此正與滕文公篇陽貨瞞孔子同

與凡人同耳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入字 章指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負足方善惡如一

儲子之足利本 言齊王之不達也

以為妻妾不知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考文古本以作也山井鼎云屬上

用君子之道觀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下之字 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

十三經注疏 孟子八下 按勸記



古本上有由字而  
字作為所二字  
章指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妾猶羞況於國人  
著以為戒恥之甚焉

而精嘉慶二十六年  
申中經樓藏本

孟子注疏卷八下按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孫奭疏

趙氏注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  
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疏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  
問孝故以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蓋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  
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  
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  
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  
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保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以取容  
八章言君子大居正位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九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  
君明道不為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各有說焉○注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  
說在敘段云論語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子  
曰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孟子

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遺父母見  
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

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  
如是舜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

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  
弟子公明高

曾子弟子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無

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無

我竭力耕田

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忍忍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

我竭力耕田

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我共人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  
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

十三經注疏

孟子九上 萬章上

一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

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饋備具饋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舜自育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昏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入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

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天下之士悅之入之所欲

也欲貪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

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

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言為人所悅將見禪為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為可以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

得於君則熱中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艾美好也不得於君大孝終身慕父母五

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大孝之入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緇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

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疏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于大舜見之矣正義曰此章言大

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昊天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于

昊天是何為而號泣於此也昊天秋天之號也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昊天是也孟子

曰怨慕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

至怨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愛息其子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惡之其

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恨父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

至亦非爾所知也孟子難以自為言拒之乃託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公

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昊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

此非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故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至於

其有不得父母意故有怨也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怨然則無憂也

而父母今反不我愛恤誠於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己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至

倉廩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悅之者堯帝又將須以天下而遷位

讓之其舜尚以有不得愛於父母其亦憂愁若窮困苦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且天下之善士悅

而尚亦不足解憂之憂富人之所欲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為天子尚亦不足以解其

憂凡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皆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以解其

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知好其女色則思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身思慕父母

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為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

而不忘也然則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致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歷以此

答其萬章之問注耕于歷山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詳矣注堯典至不復見正義曰云

堯典曰釐降二女不九男惟丹朱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入庶無事故不見二女即

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胤

子之名也益稷云無若丹朱傲孔注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

詳以其經傳無見為云如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不見者按魯莊公二十八年

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丞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戎大戎生重耳小

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嫡生卓子凡此九人但見其此則知

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記世家云獻公有九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以此則知

美也者蓋世之傳孟子者以少艾為少艾也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按禮記云五十曰艾是

十二經注疏

孟子九上 萬章上

二

萬章問曰詩

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困為嬰兒啼誠至發中庭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

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者五緇五色瓊欄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

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困為嬰兒啼誠至發中庭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

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者五緇五色瓊欄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極甘脆年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荆蘭之衣為嬰兒戲親前言不稱老為

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困為嬰兒啼誠至發中庭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

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者五緇五色瓊欄之衣出列女傳文今不載



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

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此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萬章曰

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禮娶須五禮父母先

謂堯何不告舜父母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萬章曰父

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撿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

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

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掩其井以爲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

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

廩父母廩以牛羊倉干戈朕琴朕抵朕二嫂使治朕棲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

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棲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見來而喜曰惟念此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

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曰然則

舜偽喜者與詐偽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

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圍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

尾之貌攸然迅走水趣深處也故曰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乎既烹而食之曰得其

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

信而喜之奚偽焉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食其魚象以其

至奚偽焉正義曰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

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

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

得妻之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者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致怨

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爲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

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此問之

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

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父母使舜完

廩既浚井即反出之瞽瞍不知其已出又欲從而掩之以溺殺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浚蓋而

殺都君者皆我之功也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

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爲之都君矣注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與父母倉

廩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強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床以爲我妻欲與父母分此故先設言

爲謨蓋都君者威我績耳於是象遂往入舜之宮遇舜又在床而鼓五絃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

氣閉積思意君故來此遂忸怩其顏而乃慙恥形於面容也以其恐舜知已謀其二嫂故也舜曰

惟茲臣庶汝其于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遂見至宮乃曰念此臣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耳

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帝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已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憂而

憂象喜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爲而不知象謀殺已也以其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

非偽喜以悅人者矣又引以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證之言往者有人饋賜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

受之乃使主池沼之吏曰校人畜養於池校人烹煮而食之遂反歸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



為然乃日此魚是得其所養哉故重言之乃嘆魚之得志於水甚快然也其技人乃出而與人曰  
誰謂子產為智者自知於人子既烹煮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如此孟子故於  
此言故君子者可欺偽以其方類難誣罔全以非其道也彼象謂以鬱陶思君是以愛兄之道來  
至於官是以但欺以其方類也故舜遂必以誠深信之而喜其來故以好辭答之矣何為以舜為  
偽喜者焉言舜不偽也亦若按人欺子產之謂故子產亦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耳所謂方類  
者以其在疑似之間故也○注完治至為死矣○正義曰云指去其階焚舜之說不若旋階之說  
通也按史記云魯欲殺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後瞽瞍又使舜穿井為匿空傍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傍出去瞽瞍與象  
喜以為舜死矣象日本謀者象之謀也象於是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舜象取之牛羊  
倉廩事父母象乃止舜官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惛不憚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舜復  
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史記觀之則指階之說是此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  
為深然也當以意喻然有自判之論可矣○注于楯戈戟也至妻也○正義曰云于楯也者按  
孔安國云于楯也周禮掌五兵五楯鄭玄五楯干楯之屬云戈戟也者禮圖云戈今之勾戟或謂  
之雞鳴或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六寸疏云胡子橫插微邪向上不勾不勾似  
磬之折殺也又云戰今之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其則  
別矣云彫弓天子之弓者彫弓漆赤弓也尚書云彤弓一彤矢百孔安國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  
然後專征伐彤弓所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周禮司弓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  
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是其等也云五絃琴者史記云舜彈五絃之琴是矣云  
榱床者蓋取類於禽棲故也以其床則主木而言榱則主榱而言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注鄭  
子國之子公孫僑者○正義曰按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曰公孫襄  
三十年執鄭國之政為鄭大夫公孫僑後而言故稱爲國僑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  
子則放之何也怪舜放之何故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舜封象於有庾或有人以為放之萬章曰舜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  
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庾有庾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  
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曰仁人之於弟曰仁人之於弟

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

有庾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

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賦與之比

諸見放也有庾雖不得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庾

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庾之君者實親親之

也此之謂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

象而不誅如之何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孟子答之曰是封象也或人言放焉萬章曰至在弟

則封之萬章又問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誅罪此四者而

天下於是咸服此乃是誅戮其不仁者也然象傲極不仁乃反封之於有庾之國則有庾之國中

人何罪也仁人固肯如此乎在他人之惡則誅戮焉在弟則封之國故曰仁人固如是乎萬章之

意以謂仁人必不肯如此也孔安國注尚書云共工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

西裔縣方命圮族績用不成羽山東裔在海中按史記云共工少暉氏不才子天下謂之驩者三危

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者也顛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驩者三危也驩者何謂也萬

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所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答之曰象

之於庾不得施政教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象

常常見之故源源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朝貢之諸侯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



以政事按見於有庠之君也故孟子云是此之謂也○注云自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唐有三卷徐邈為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

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

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不自安也孔子曰否言不此非君子

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東野東作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堯老而舜攝

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孟子

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

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日一王一言不得並也咸丘蒙

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為堯也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率

有非王者之臣而曰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

瞽瞍非臣如何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故說詩者

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

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

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

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遺脫不遺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

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尊之至瞽瞍為天子之父養之

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此之謂也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書曰

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書尚書逸篇祇敬載

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亦信知咸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

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此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

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咸丘蒙問曰至誠然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曰諺語有云盛德

之士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嚮南面而立為天子堯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

而舜見瞽瞍其容蹙蹙然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危殆岌岌乎如也岌岌不安

之貌也然未知此諺語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曰否不

然也此語非君子之言也即齊東作田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天子矣孟子又言堯

帝既老而舜於是攝權堯行事耳未為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放

勳乃徂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魂氣往為祖體魄殞為落大抵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

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八音以其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日父母死曰考曰妣鄭注云考成

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媿也媿於考故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兩日

民無兩王如舜既為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是則為二天子矣言曰與王不可得而

並也以其舜方攝堯行事未為天子故也咸丘蒙曰至非臣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得臣堯

則我既得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徂天之下莫非為王之土地循土之濱莫非為

王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者孟子又答之曰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也其詩蓋言勤

勞於王事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皆是王臣



為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篇有云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此言也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餘民無有單子得遺脫不遭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單也孟子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意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奉養其親是為尊親之至也今替賤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也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維則法大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所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夔夔然悚懼齋莊戰栗替賤亦信順之見舜以體為父而不得子之也孔安國注云祇敬載事也允信若順也注成王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人者也者他經傳未詳今按春秋威公七年有焚成王杜預云成王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謂成王蒙者豈成王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注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成王之地乃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注書平秩東作。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注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注大雅下武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詠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注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文也已矣

孟子注疏卷九上校勘記

因以題其篇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也字

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于作於無然也二字

秋天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 幽陰氣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 非爾所知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

故為言高息之用對如此 閩監毛三本用作問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本考文古本以作為無耳字

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案段玉裁尚書撰異曰此堯典字乃舜典之誤及字衍傳寫之失也此章及登庸以後事全見於堯典而登庸以前及家庭事乃在舜典也此注上文云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則此正當作孟子所言諸舜事皆舜典逸書所載謂亡失文中語也舜既謫堯後人乃又安治 亦不復見於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 堯須天下悉治 閩監毛三本孔本足利本

三十在位 廖本孔本韓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三作五考文古本作二○按段玉裁曰作五者非也作三者亦未是作二者是也古文尚書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馬融王肅姚方輿本之為舜年百十二歲之說今文尚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禮五帝德史記五帝本紀皇甫氏帝王世紀皆本之為舜年百歲之說王充趙岐皆從今文者也論衡氣壽篇曰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合三十二正是五十乃為五十而慕之證今本作三十在位何可通耶今本論衡亦改二十在位作三十在位使下文適百歲之語不可接皆由不知今文古文之異也鄭康成注古文而用今文正文義曰鄭元讀此經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也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此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此正鄭說三當作二以今正古故正義冠之以鄭元讀此經云六字不則直曰鄭某云鄭云而已未嘗有鄭元讀此經云之例讀此經者明此經之本不如是也此所以馬王姚作三十在位而鄭作二十也自宋以來皆不據此意尚書撰異中詳言之

章指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其父母莫有可也孝道明著則六合歸仁矣 萬章言舜堯 閩本同監毛本無舜字 又將須以天下 閩本同監本毛本須作胥 尚亦更不足以解其憂 閩監毛三本無更字 餘四子亦不見者 監毛本不 五色班禰之衣 閩本同監毛二本班禰作班嫺

齊風南山之篇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足利本風 上有國字韓本考文古本風作國

父母先蒼以辭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 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 考文古本堯下父母下並有也 字○按當 疊堯字



故亦不告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一說指階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指作從而蓋揜其井閩監毛三本同宋本

無揜字以為舜死矣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故引為己之功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

舜異母弟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天子曰彫弓考文古本彫作彤下同接象見舜生閩監毛三本岳本孔本

不知象之將殺己與閩監毛三本同宋本羸劣之貌毛本劣迅走水趣深處也孔本韓本同考文古本重言之者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嘉得魚之志也宋本各本並同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廖本考文古本同岳本孔本韓本足章指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

從大達權之義也不告而娶守正道也毛二本其或之擁頸閩本同監本或下論其則別矣閩本

罪在他人宋本他不問善惡岳本各本並同身既已為天子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豈可為匹夫

此常常以下閩監毛三本同廖本章指言懇誠于內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也象為無道

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賢乎攝雲氏之後補監毛本指作

東作田野之人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

放勳孔本考文古本動則作勳非也攝行事耳宋本閩本孔本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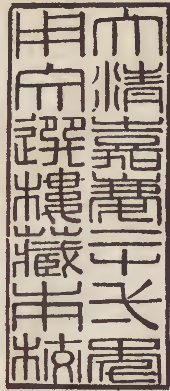
謂舜臣其父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

為天子之父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

以此解成上蒙之疑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章指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

於蒸蒸執子之政也此聖人軌道無有加焉而舜既得為王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

字衍閩本作而舜既為天子則是舜既得為天子矣監毛本同



孟子注疏卷九上校勘記

十三經注疏

孟子九上校勘記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下

萬章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漢書禮記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以天下

與人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是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

曰天與之孟子言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

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

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

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

何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

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

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為也天與之也堯崩

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



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

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訟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此之謂也**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疏萬章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孟子堯帝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孟子曰堯不與之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其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曰天與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曰天不言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又曰天不言不以言語諄諄然命之也但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已矣孟子又曰天不言者如之何萬章又問以行與事示之者是以如之何也曰天子能薦人至示之而已矣孟子又曰天不言者如者雖能舉薦人於上天也又不能使上天以與之天下也諸侯者能舉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為之諸侯大夫者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為之大夫往者堯舉薦舜於上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我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受之也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不能以天下與人書云納于大麓是堯薦舜於天也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姓之亦可知也慎微五典納于百揆是暴之於民也五典克從百揆時敘是民受之也所謂百姓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而在下是為卑者也聖人又言舜攝行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之言舜攝行堯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為之也乃天與之也堯帝既崩死舜率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隱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觀而來者不往朝觀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觀於舜訟獄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不吟詠堯之子丹朱而吟詠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逐堯之子是則為篡奪者也非謂為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之歷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篇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歷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歷數天道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注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泰誓云劉

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知為南夷也所謂中國劉熙云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注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隨天也

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

**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

**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

**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

**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

**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

**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又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

**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

**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為而橫為之者天使為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

**公不有天下**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大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

**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



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二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大丁湯之太子未立而薨外丙立二年仲王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也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已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天子位也

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萬章問曰至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義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萬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微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乎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者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隨天如何耳往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遂避舜之子商均隱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死後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即崩死益以三年服喪畢遂避禹之子啓隱於箕山之陰朝覲訟詠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成曰我君之子也無它以其堯子丹朱不肖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續禹之治而益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久所以天下之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耶舜禹蓋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人所能爲之也人莫之爲然則爲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爲而無不爲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器服乃其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之駿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雖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襲父之位又非匹夫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以其時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太甲未立而立伊尹於桐宮於是有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壬立仲王即位四年崩太子太甲立太甲即位遂顯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及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怨其已惡遂治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復歸于亳都反天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不然否不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有莘國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湯使人以幣顧而觀也千駟四千匹也雖多不一眴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幡反也三聘旣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然改曰與我處吠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此未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伊尹思念不以仁義

十三經注疏 孟子九下 萬章上 三







聖人疏 萬章問曰至孔子。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  
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  
癡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姓瘠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孟子曰否至何以爲孔子孟子曰  
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爲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辭由辭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  
妻與孔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彌子瑕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  
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  
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爲主於癡疽與侍人瘠環者是以其無命也  
命者也是孔子所不爲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辭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瑕者以其無命也  
義則得其宜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然而孔子又嘗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  
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厄不得已遂  
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爲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者但觀其所爲主者如  
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癡疽與侍人瘠環一人但卑佞之臣耳爲凡人也何得爲之孔子  
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詳由其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爲守正之臣者也非癡疽瘠環  
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  
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中也右有司  
變爲司城也。注癡疽之醫瘠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  
注顏辭由即濁鄒也爲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  
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注遺宋桓魋之故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  
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按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  
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  
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晉公又案潛公年表  
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潛公是爲懷公之子潛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  
潛公遂城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復伐陳及吳殺  
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潛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潛公八年去陳也  
今孟子乃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潛公也。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  
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繆公信乎。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公之相實然不。孟子曰否

不然好事者爲之也。好事毀敗人之德。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  
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乘四馬也  
皆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令虞  
公受璧馬。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  
而假晉道。牛干秦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  
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  
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百里奚知虞公之  
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  
知食牛干秦爲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自鬻以成其君  
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已儕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  
喜好名者尚不肯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

萬章問曰至賢者爲之乎。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爲  
苟合而爲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  
於秦爲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爲之相今信乃爲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爲之乎  
孟子答之以爲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  
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官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  
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爲有汙辱也苟  
如是則不知以食牛爲汙辱可謂爲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爲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  
謂爲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爲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智也  
時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  
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爲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奚其賢者  
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爲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  
名者尚亦不肯爲自鬻以汙辱其身今乃謂百里奚爲真賢者而肯爲乎言百里奚不肯爲是也蓋官  
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之忠臣也。注五羖羊皮。正義曰說文云羖夏羊牡曰羖羊也。  
注垂棘至晉道。正義曰左傳魯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

十三經注疏 孟子九下 萬章上 五



伐號杜預曰荀息荀叔也屈產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說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號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託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號之謂也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備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所以據此云焉

孟子注疏卷九下校勘記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考文古本無一之字

允子丹朱宋本無子字

泰誓曰閩監毛二本同宋九經本咸淳衢州本泰作太廖本孔本韓本作太注同○按泰太皆俗古祇作大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

於仁則天本此下有下字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則天下與之者也閩本同監毛本無者字

有之否乎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孟子曰否不然也此經下岳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並有注否不也不如人所言八字注疏本並無之○按有者是也但因此可正今本經文之誤經文本作孟子

章注亦同而今本奪三字孟子之否然即今人之不然也他否字皆不注獨此注者恐人之誤斷得其意而或增經或刪注今乃了然

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是其命祿也

繼世而有天下毛本而作以朱子集注本同故不得以有天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無以字章指言篤志此二字考文古

本義字於仁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莫繼丹朱商均是也是以聖人孜孜於仁德也

言義於仁閩監毛三本仁誤人按章指作篤志於仁此文義字亦當是篤之誤然後無乃廢滅之矣閩本同監毛本刪無字蓋唐與賢蓋毛本同

案唐下應有虞字

孟子曰否不然按不字衍文說見上否不是也按此當同前後章作否不也不如是也奪三字

不一眴視也毛本眴誤盼

覺聳然曰音義出蹕蹕盡心上同覺聳然自得之志閩監毛三本孔本同廖本韓本考文古本無然字

欲就湯聘岳本及各本並同宋本聘作幣

覺悟此未知之民廖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誤脫覺字孔本誤脫此字

自任之重如此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之其

而有正天下者也孔本也改乎案也邪古字通用改乎非

歸潔其身而已矣閩監毛三本同石經廖本孔本韓本潔作潔去焉能浼我也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去作去歸潔云是也閩監毛三本作爾非

於身不汚已而已閩監毛三本同宋本潔於身作於身潔考文古本與宋本同潔作潔廖本孔本韓本作於潔身章指言賢達之理世務也推

正以濟時物守己直行不枉道而取容期於益治而已矣雖千匹之多閩監毛三本本匹作駟莊公二十

二年閩本同監毛本二改三十是也造皆始也閩監毛三本造下增載字也在安邑之西閩監毛三本也改地是

有人以孔子孫然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孫作為是也閩監毛三本孫然作主於非

十三經注疏 孟子九下 校勘記

六

六



孟子曰否不然也

按不字衍文說見前

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無但字爾作也

退以義

宋本以作應

是為無義無命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無者字

遭宋桓司馬

石經桓作桓

主司城貞子

石經貞作正

瘠環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者字

得見稱為聖人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乎字

章指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考文古本作違

節不違貞性

孔本韓本考文引古本作信

故孟

足利本孔本作孔子辯之正其大義也

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秦繆作繆公孔本韓本繆下有公字不作否非

孟子曰否不然

按不字衍文

為設此言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為之設此言考文古本無也字

諫之

考文古本無之字

而假晉道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而字

而已傳相

傳傳之誤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正作傳是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已作以

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違正也

此孟子所以據且云焉閩監毛三本且改而

章指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

孟子注疏卷九下拔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上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中凡九章一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它人上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三章言匹夫有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授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者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禍殃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

夫有立志

孟子反覆羞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食之夫更思廉潔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

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

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上同

柳下惠不羞汗君不

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

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上 萬章下

一



風者鄙夫寬薄夫敦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

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

子也漸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

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伯

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已

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者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

金從草可始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者

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物聖人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

爾力也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

巧意乃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

能中也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

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欲

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

之夫莫不變而為能有立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莫不變而為寬博變淺薄而為敦厚

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言孔子之去齊急速但積水不及炊而即行以其避惡故如是也魯

國則曰遲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父母國者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

國也大抵孔子量時適變其去國可以速則速故於齊不待炊而行也所以久而未去則久之故

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此國則處之故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

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爾力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為

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汚其已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

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為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已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

孔子者獨為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之行惟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則和而

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孔子為集大成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下惠三聖

之道是為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辟召而欲

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下惠

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下惠是皆止於一偏未得其大全也而孟子亦皆取之為聖者蓋伯夷

伊尹下惠各承其時之有弊不得不如是而救也以孔子觀之又集此三聖而為大成者也方

伯夷之時天下多進寡退而伯夷所以如是潔已不與方伊尹之時天下多退而寡進而伊尹所

以如是而以天下為已任方下惠之時天下多潔已而異俗而下惠所以如是俯身而問眾故伯

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下惠承伯夷之弊而救之清和孔子又承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

伊尹下惠救時弊如此不謂為聖者耶雖然孟子取之為三聖其言又不無意於其間也言伯夷

也以其取和而言之矣孔子之聖則以時也其時為言以謂時然則無可無不可故謂之集其

大成又非止於一偏而已故孟子於下故取金聲玉振而論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

不能和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

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始如金聲之隆而能清

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死隆殺又能清而且任而且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而無隆殺者也

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論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條理者是為智者之事也終

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北宮錡問曰

鄭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徵舒之母陳大夫御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

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凡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北宮錡問曰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北宮錡問曰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北宮錡問曰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北宮錡問曰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北宮錡問曰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北宮錡問曰



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軻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矣天子一位公一

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二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

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凡此四等制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天

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為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為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志不得耕以祿代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

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為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

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為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

是為差優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籍北官至為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感諸侯爵越滅也籍從私孟子略託言其大綱以答北官鈞之問也北官鈞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官鈞問孟子以謂周家班列其爵祿高下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其間其略也者孟子答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己之所為盡滅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但嘗聞諸侯放恣憎惡其法度有妨於己之所為盡滅

皆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眾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蓋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皆孟子所謂班君臣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故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里里之差凡是四等而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下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則所受之地而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為大國者也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是為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是為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居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是為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而不耕之者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且足以代其耕矣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是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











橫民之所止音義云橫 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同宋本 至於數四考文古本四 蓋其留意者也滿鐘云留 而有美色者監本而 頑貪之夫監本貪 懦弱之人儒誤

遲遲吾行也石經遲

始條理也音義云本亦作

集先聖之大道宋本道 故如金者之有殺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終始如一也閩監毛三本孔本韓本

智者智理物考文古本同山井開云恐非閩 聖人終始同宋本同

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 章指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

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聞下惠之和風者閩本同監毛本下上增柳字下並 孟子名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龔也

案龔龔正俗字 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閩監毛三本同岳本

下至於士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公侯皆方百里考文古本皆

所受采地之制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士不得耕宋本土 章指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

子略記言其大綱以荅北宮子之問

晉平公於亥唐也廖本閩本同監毛二本孔本韓 如晉平公者也岳本及諸本同 隱居陋巷

晉平公嘗往造之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嘗作當廖本晉作者

非王公尊賢也石經廖本閩本同監毛本 皆天之所以授賢者岳本閩本孔本韓本考文古

送為賓主音義出送為張云或作佚

匹夫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堯亦就享舜之所設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是天子而友

用下敬上石經敬諱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為法

者也

而精嘉萬二千七  
甲中選精藏中精

孟子注疏卷十上校勘記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上校勘記

六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章句下

趙氏注

孫奭疏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問交接道孟子曰恭也當執恭曰卻之卻之為

不恭何哉萬章問卻不受尊者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

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孟子曰今尊者賜已已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乎得無不曰

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萬章

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

來交來已以道理其接待已有禮者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

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

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誅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

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梓

之者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

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

君子欲受之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











不恭也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士不仕自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

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彼蓋自是臺無餽也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

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標應也應使者

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彼彼子思名也責君之不復以不煩而但

數與之食物若養犬馬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愠也愠恨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

謂能悅賢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問國君曰以君命將之

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

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

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若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堯之於舜也使其子

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

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堯以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

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首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

不弘者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

子曰不敢也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取也如諸侯失去其

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是禮也以其諸侯失國不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

則所託之諸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蓋為諸侯故諸侯有賓道焉士之於諸侯則臣道也

有臣之道故不敢託也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萬章又問孟子曰既

窮而無祿如國君餽賜之以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也萬章又問

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君之於民固當賜其窮乏況為士乎曰周之

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所賜則不受是如之何曰不敢也孟

子又答之以為是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

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門之吏者是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受也以其受與不受特在義而已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

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君之於我財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續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思至

可謂悅賢者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餽賜其鼎肉子思以君命

辭之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魯君以犬馬畜養其後也彼魯子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

之之後僕臣臺從此不持餽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譏繆公既能餽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

之又不能以祿養之可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

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尊賢者也

孟子答之以為始以君命賜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又送餽之厨宰之人繼

送其肉而不絕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若以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鼎肉使已數

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乃使九男事之

而加諸帝位如此則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

鼎肉有道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者焉○注託寄也謂若寄公○正萬章曰敢

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

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

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之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



召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是欲見之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

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繆公亟見於子思

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

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魯繆公欲

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若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可召之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

取非其招不往也已說於上篇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旆

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旆通帛也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

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

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

開禮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直直視也

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俟待也

能効君子守死善道也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為之非與

以其官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疏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苛往者也萬章曰致

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

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總而言之皆謂之衆庶之人如

衆庶之人未得傳質為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

執桓圭執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纁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卿執

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為贊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於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

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其法當為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

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法當為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

臣也義不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為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

之者何為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為多聞又為其賢

有德也曰為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為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其師而

況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為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也繆公亟見

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證之言魯繆公數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

士何如子思遂愠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嘗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

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思是為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為之友也且有德論

之則子思我為子之師也奚可以與我為友是則干乘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為友而尚且不可得

也而況諸侯於今可召賢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說於上篇矣此更不云曰敢問招虞人

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遂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冠庶人

以旆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夫以

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以其士之旆而招庶人庶人豈敢往

而應之哉而況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即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至小

人所視孟子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

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入此禮之門上今乃



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為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為非耶。注質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注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索士冠禮注云皮弁以自鹿為之象舊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為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為旂通角為旛析羽為旌鄭注云通角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旒旌之上所謂注旄於首是也。注詩小雅至善道也。正義曰此詩蓋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注云如砥貢財予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微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注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豈可見也。正義曰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為中都宰以其有官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其交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伴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鄭注云長沮桀溺隱者也相廣五寸二相為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蓋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伴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

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鄉鄉人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

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

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

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孟子謂萬章言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斯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

者也如友天下之善士者為未足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此

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未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

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蓋欲教當時之人尚友也。齊宣王問卿孟子曰

孔子云無友不如己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

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子孟

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

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則君位不聽。王勃然變乎色。王問此言

懼故勃。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王色定

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復問。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

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王而。齊宣王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

問孟子為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之問孟子答之以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宜

王見孟子以為問何卿故問之曰然則有異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

孟子又答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有貴戚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

卿宜王又問貴戚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諫諍以至反覆數諫君不聽從則欲更易

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

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宜王見孟子此言顏色遂解而心且安定故無驚恐然後又

問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又答之曰國君有過諍則

諫諍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者是也如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

一則雖為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為殷湯與治天下蓋亦本湯立

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

孟子注疏卷十下拔勘記

當執何心為可也。闕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本

邵之卻之為不恭。闕監毛二本孔本本韓本本

其來交求已以道理。闕監毛三本同岳本本

蓋言其可受之也。闕監毛三本同宋本本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下 校勘記

六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可受也足利本  
無之也二字

殷受夏周受殷

石經殷諱作商

皆於也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皆誤者

於今為烈烈

君子欲受之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欲作且受上重受字考文古本同孔本無且字

謂孟子也

知後王者

請本同廖本監本毛本王作正誤今大盡耳

孔子先簿正祭器

音義云簿本多作簿誤 乏絕

何為不去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字

占其事始

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始誤治

於季桓子

石經桓作桓

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岳本考文古本無孔子二字廖本也作矣孔本韓本無孔子二字也作矣足利本無

之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推之也

考文古本推作推案音義出推字作推非也

行夜

萬萬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一苗字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

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固當周其窮乏

岳本及各本同宋本當作常

士窮居周之則受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居作君

粟貧民之常料也

按作康非也說文曰粟腸穀也淺人多謂稟為康

可食於上祿

孔本韓本祿作有

而常來致之乎

廖本當作當案常是毛本同

以君命道故不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道君以犬馬畜僕

愠恨也

玩此三字似經文有奪抑注文

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宏

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也

汲曾子自稱其名也

案曾子當作子思

謂都邑也

孔本無 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考文古本作故曰市井之人在野野居之人孔本韓

則往供役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役字

欲見而召之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欲見之而召之也

而可往見

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

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石經焉下有哉字無其字

註旄首者

註當作注下者字衍宋本岳本廖本考文古本作注旄首者閩監毛三本

是不以禮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不以禮也足利本有是字

何得而入乎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何作可 如閉禮也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下校勘記

七







成仁義邪明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

子之言夫 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養生長義順夫自然發木為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

蓋嘆辭也 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栝椳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栝椳也以人之性為

其仁義之道若以杞柳之木為之栝椳也杞柳杞也柳少楊也栝素椳也椳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以

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栝椳乎以其將以斤斧殘賊其杞柳然後為之栝椳也如將斤斧殘賊杞柳而

以為之栝椳是亦將殘賊人之形軀然後以為仁義與且驅天下之之人而殘禍仁義之道者是亦

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栝椳以杞柳為之也。往杞

柳栝柳至素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柳杞柳少楊也栝屬也栝屬木孟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詩

云北山有杞柳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

山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築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

之性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

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

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

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額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

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

勢所誘迫耳循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

君子隨曲折為小人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紫迴之水也湍園紫

迴之勢也紫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至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下乎言

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性之不善者水無有不就下者今夫水

之勢搏而跳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如是哉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

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水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乃利慾而誘迫之也亦搏激其水之謂也。

注湍者園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

也。令謂紫迴之水者然其水流沙上紫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

曰然 告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歟

孟子曰性猶玉性堅雖俱

曰然 告子曰然

誠以爲同

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曰性猶玉性堅雖俱曰然誠以爲同也

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卷之七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告子上

十一



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故曰外也曰者秦

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歟孟子曰者

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性敬之雖非已炙同○正義曰此章言事者雖

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者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

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言人之嗜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在我為內非自外而入者也

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

曰何以為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彼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

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

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孟子又問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於白馬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

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蓋白馬之白與白人之

矣此所以有異焉以其長人之長者有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有義乎長之者在我而義自

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謂之外乎故問之曰且謂長者有義乎長之者為有

義乎曰吾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

為悅者也愛主人故謂仁為內也敬長楚人之長者亦敬長吾之長者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

故謂義為外也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至亦有外歟孟子又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

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好吾之炙為物耳則亦有如是也然則好炙亦有外歟且孟子所以排之以

此者蓋謂仁義皆內也以其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

以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嗜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

也云炙實周書曰黃帝始播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

敬兄公都子曰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所敬在此所長

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

孟子公都子無以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

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曰亦曰在位故也庸

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

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隨敬所在而公都子曰冬

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

謂之○孟子至是亦在外也○正義曰此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

猶若告子以為義外故問孟子弟子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

答之曰所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為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又問之曰鄉人之有

長於己之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己之兄也酌則誰先季子又問之曰如在

筵則酌酒先酌誰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也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又言所敬在兄是敬在此酌在鄉人是所長在彼是義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之也公都

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於此遂無言以應答而乃告知於孟子孟子曰至斯須之敬在鄉人

敬弟則又問之曰如敬弟則安在敬其叔父也彼季子將曰弟在位故敬之也子亦與之曰所以

先酌鄉人者亦以在賓之位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少頃之敬在鄉人也季子聞之至

非由內也季子聞孟子此言故謂之曰敬叔父則敬之敬己之弟則亦敬之是隨敬所有則敬在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一上 告子上

或曰性可以為



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

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

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公都子曰或人者以

爲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舜爲惡今曰性善

然則彼皆非歟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

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

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

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

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

也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

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能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

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

好是懿德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

秉彝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公都子曰至

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衡高下自懸賢愚殊異其本者乃能一諸者

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與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

人之所爲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爲善又可以爲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  
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政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  
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非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帝之爲君而有象之傲爲臣  
以瞽瞍之頑爲父而有舜之聖爲子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之賢爲臣  
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職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  
可以爲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爲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爲不  
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爲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  
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爲善者  
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爲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則性之動則爲情而情者未嘗不好  
善而惡惡者其不欲爲善者乎而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  
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爲善者乎此孟子所以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  
不善非才之罪也言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  
人皆有是心也人能順此而爲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即善也然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  
外銷鑠我而亡之也我有生之初固有之也但人而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而存舍而弗求則  
亡之矣然人所以有善有惡其善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不可計其多少如此之絕遠者  
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爲善者矣但不可盡其才而爲之耳故詩大雅蒸民之  
篇有曰上天之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民之秉彝其常善故好是美德而已所謂常即善也所  
謂善即美德也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常亦云爲此詩之人其能知道者也故言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所謂物者即自人之四肢五臟六腑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朋友無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信之於朋友  
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非人性皆善者邪故有物必有則是  
謂性之善也能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情也者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謂順其  
情以爲善而才從之者也注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啓者  
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注大雅  
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  
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  
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  
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爲  
惡者今夫楚麥播種而耨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



孰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楚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

其不同者人事兩澤有不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

足地之有肥磽耳磽薄也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費也

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履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履者猶不更口之於味有

同者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者者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

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者者相似故皆以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

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姦也不

知子都之姦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姦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故曰口之

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

同然乎言人之心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者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

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

人猶楚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

之年凡人子弟多賴善類善也凶荒之年凡人子弟多賴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

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

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稷鋤之其地高下以同藝殖之時以同淳淳然而生長

秀茂至於日可以收割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是地有肥薄與雨露之不均而人

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有同其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雖聖人亦則與我

同其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者也然而易

章器也其所以為履皆相似者以其天下人之足則同也故口之於食味人有同者也然而易

先得我口之所好者如使人曰於味其性之所好與人殊異有是若狗馬之與我不同其形類

也則天下何以嗜其味皆從易牙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

人口相似也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為

知聲之妙者不特口之於味然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為

之人無有不知其姦好也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者天下

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

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惟聖人者但先得我心

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喜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

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所為雖妙然而未嘗不有

出於性命者乎人能存其性命而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

道德雖妙然而未嘗不有義存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

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注楚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楚麥大麥也又短粒麥

也詩云貽我來楚此蓋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配天之詩也磽說文云磽石地名也注易牙為知

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

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注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

傳杜氏注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注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

扶蘇之篇文也注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觀子都反往觀狂醜

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性曰芻穀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校勘記

人性為才幹閩監本三本孔本足利本

所能順完杞柳閩監本三本同廖本孔本韓

而使其柎椽乎閩監本三本足利本同孔

將斤斧本韓本考文古本無其字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一上校勘記

五



殘賊之各本同岳本

如將戕賊杞柳此本脫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此下

違人之端孟子拂之不以言也

湍水園也謂湍水湍榮水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搏而躍之音義丁猶水之欲下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為君子隨曲拂者為小人也

無異性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

問告子以三白之性韓本考文古本

生赤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蠱矣孟子精之是足利本

見彼人年老長大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同謂之自可也各本同考文

為義義乎閩監毛三本少一義字

所悅喜者者在外岳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

愛從己同閩監毛三本已誤心

者秦人之炙音義本亦作嗜下同

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並作者監毛本實

行吾敬此章敬字石

則誰先酌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孔

鄉人以在賓位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孟季至是亦在外也是食之誤閩監

公都子曰或人者閩監毛三本同孔

皆為非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一上 校勘記

六

六



孝經云閩監毛三本同岳本

其有下愚不移者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廖本孔 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閩監毛三本同岳本

如無乎字考文 古本無乎字

民之秉彝閩本同石經彙作夷監本毛本孔本 言天生蒸民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民之秉

夷夷常也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同 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 民之秉

善也閩監毛三本二夷作彝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

一諸

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以飢寒之厄閩監毛三本同孔本韓本考

樹之時又同石經此文漫漶 貽我來麩各本同考文 地之有肥磽耳各本同足利本

古賢人也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誰不同也閩監毛三本同宋本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下有草食日芻

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麩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是所以勗

而進之

孟子注疏卷十一上校勘記

奉新趙儀吉校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告子章句上

趙氏注

孫奭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

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

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

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旦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

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

人之情也哉旦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枯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枯之反覆利害

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

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為若是也孟子曰牛山至之謂與○正義曰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

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子言牛山之木常為秀美矣然以其為郊國之外也殘之以斤斧

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

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

之伐可以為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為美也雖為斤斧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一下 告子上

一



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芽絲葉生焉奈何萌芽既生而牛羊之畜又從而牧養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為牛山未嘗有材木焉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木常有其材木耳其所以無之者但斧斤牛羊從而殘滅之矣言雖存在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然人之所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牛羊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不遠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長草木不欲秀茂為美而惡其斧斤牛羊殘害之為惡也人之平旦之氣尚有利欲汨之則氣猶靜莫不欲為之善也而惡為之惡也但人平旦之氣則其且晝之所為利欲有以枯亡之矣平旦則未至於晝且晝所以為日之中矣且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以其善固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則未必不美矣以其萌蘖生焉而美固已有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滅之亦若且晝所為利欲以枯亡之者焉惜乎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猶枯之制手也枯之反覆其情緒不一則夜於平旦之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措而亡之則其違異於禽獸之行不遠矣以其近也人見其為禽獸之行而為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為如是哉言非人之情也言人情本欲為善矣其所以終而為者但利欲從而枯亡之矣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如牛山苟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與平旦之氣是得其所則無物不消矣孟子又引孔子云操持之則存縱舍之則亡其出入徇物而無常時莫知其所以向之鄉惟獨心為若是也凡此孟子所以言人心性本善但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蓋亦以理推之亦自可見故傳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所謂齊景遊於牛山之上是亦知之為齊之山矣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王齊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

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種易生之草木五穀

致志則不得也 弈博也或曰圍碁論語曰不有博奕者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

秋誨二人弈其一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一人志

欲射鴻鵠故不如也為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曰無或乎非然也○正義曰此章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

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至非然也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其孟子不輔

佐之故云之此言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如一日溫暖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有能生

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少矣我自輔佐齊王而退歸而後依諛諛齊王者至多矣然

而我尚如有心欲使王萌而為善是如之何哉孟子言之以此者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

者也所以言時人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為之而已孟子輔佐齊王既退而後依之臣又

陷君於為惡故有激而云此也蓋天下易生之物譬齊王以為善也一日暴之喻孟子一人輔之

齊王也十日寒之喻依臣之眾陷君於為惡也陷君於為惡者如是則齊王所以不得精也是

喻未有能生者也今夫譬之弈秋但為技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其篤志則亦不得精也是

故弈人名秋者通一國皆稱為善能弈者也使秋誨其二人弈其一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言是

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為有鴻鵠之鳥將至乃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皆學夫弈秋然亦不

若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為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弈秋之誨故也

此所以曰為是其智弗若與繼之曰非然也言不致志也孟子所以引為地者蓋謂齊王如能專心

致志惟賢者是聽則孰不與王為善乎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為依臣之所諛佞所

以如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退而尚

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退而尚

如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退而尚



義者也

熊掌能踏也以喻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

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

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

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

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

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

於死也凡人皆有是心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

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人之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噉爾猶噉爾也

亦由其小故輕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

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鍾量器也萬鍾於已身何加益哉已身不能

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

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

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者不得單食而食則身死尚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是不亦可以止乎所謂失其本心者

也

孟子曰魚至失其本心正義曰此章言舍生取義之大者也單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

言魚之為味我所欲者也熊踏之味亦我所欲者也然魚與熊踏二者不可兼得但捨去其

魚而取熊踏也以其熊踏之味又有美於魚也魚在水之物熊踏在山之物欲在水不可兼得於

在山者在山又不可兼得於在水者故為二者不可兼得也魚所以喻生也熊踏所以喻義故曰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然而生與義二者不可兼得也但捨生而取義也以其義又有

勝於生也如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不忘在溝壑有殺身以成仁是皆以義有勝於死也

而取義也然而生亦為我心之所欲其所以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為我心之所惡

疾者其所以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禍有所不逃辟也如令人之所欲者無有甚於生則凡可以得

生者何不用而行之也令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

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為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

有不用也是不為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不為苟為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而

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之耳蓋所欲

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

者則養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噉爾而與之雖行道塗之中凡人且不肯受而

食之也如蹴爾而踐而與之雖乞丐之賤人且以為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之言萬鍾之祿則不費

辨禮義而受之者雖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焉於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已不能

獨食則為宮室之廣美供奉妻妾與所施所施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鄉日不得單食豆羹則身

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美供奉妻妾與所施所施之人窮乏者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

言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

喪亡此本心耳。注熊踏。正義曰按史記世家云幸夫觸熊踏不熱晉靈公怒而殺之。孟子

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哀憫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也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指不若人則知惡

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指故曰不知其類也類事也孟子曰至

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

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

也如有人能信者則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信之以為惡其指之不若人也且以無名之指為無用

之指則恥惡之不若人其心不若人則不知恥惡之是之謂為不知其類者也荀子云相形不如

論心同其意也蓋云秦楚者以其秦楚相去最為遠者也故取為己言指屈尚不遠秦楚

之路而求信况心即在於已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之耶此孟子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孟子

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

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

身不若桐梓哉不思之甚也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

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孟子言桐梓之木方於可拱把

之時人誠欲其生長皆知所以灌溉而養之者至於己之身而不知以仁義之道養之者

豈人之愛保其身反不若桐梓之為急哉但人弗思付之而已故以甚者也宜誠之以此 孟子

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

之膚不養也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

而已矣考知其善否皆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

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養小則害大養賤則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場師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謂酸棗

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謂醫養人

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疾治其一

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於害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為其養口腹

以往不嫌於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章言養其行

食思禮者也孟子曰人之於身也至於已矣孟子言人之於身也無有一尺一寸之膚不愛焉則亦無有

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膚不愛焉則亦無有

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之也以其兼所愛必兼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

豈有他哉於已亦於一己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顯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

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寸之膚者則心在乎中又有居待而言者也且心為一身之君所謂

心為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

如何耳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於已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

亦有賤有小亦有大有大於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

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心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

務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其

耳目口鼻形心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

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心者以利慾為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場師治場圃者如

舍其梧檟之良木而特養其楸棘是為賤場師焉梧檟也楸棘小酸棗也梧檟可以為

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才也是賤木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又如

者而養其小者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其養小而失去其大也如飲食之

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注梧檟棘

十三經注疏

孟子十一下 告子上

四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耳目之官不思

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大體心思禮義

小體縱恣情慾

獨有從小體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

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

曰耳目之官不思

人何也

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

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

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長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

官不思故為物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府物事也利慾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

思善故失其道而陷為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長者謂生而有善性也小者情慾

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疏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

世之人皆是人也或有名為大人或有名為小人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

其小體為小人孟子答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之大人也從其小

體以利慾養其耳目之官是從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

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

至此為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者慾之物既蔽於

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失則亦是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喪其所得矣惟心之

官則為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喪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有以喪之耳是以天之

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之矣小者則耳

目是也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君也房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

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也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

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爵要求也得人爵棄天爵惑之甚也疏終亦必亡而已矣善善忘德終必亡也

亦亡之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

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也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脩治其天爵而人

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然禪其祿位是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

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則蔽惑之

甚者也如登龍斷以罔市利乞墻間之祭者是其類也此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如此者終

亦必亡其天爵而已矣是故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

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

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疏孟子曰至文繡

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孟子曰欲貴者

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願欲其貴者世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

有貴只在其己者但不思之耳凡人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

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雖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



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以此則謂水不勝火  
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亡猶無也亦終必亡仁矣  
謂水勝火炮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強於不仁也  
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熄滅  
則謂水不勝火以為不仁勝仁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也是亦終  
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  
民多於鄰國以羊易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  
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  
**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蕪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  
成猶是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蕪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  
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  
章相類亦若齊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  
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毅學者亦必志於毅**  
羿古之善射者毅張弩射的者也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攻木  
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的者也教人必須規矩  
**疏** 孟子至規矩。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  
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  
**疏** 有所隆殺張規矩以喻為仁義不為仁猶是  
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在於勢勢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  
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亦  
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  
必求之於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  
求之於法度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  
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省不求之於力  
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注羿古之  
攻射者與匠為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按勘記

牛山未嘗盛美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可為美乎 各本可下有 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日晝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利害于其心 監毛二本同岳本 以為未嘗存善本性

木茂人則稱仁也 其所以終而為者 補監毛本

其一入志欲射鴻鵠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 各本同孔本

章指言奔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之謂也 孟子所以引為比者 閩監毛三

不為苟患而辟患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蹴爾而與之 音義張取六切或作躍音同案玉篇躍躡也則蹴雖可 人之餓者 廖本孔本韓本

餓誤賤 猶噉爾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行道之人凡人 閩監毛三本同

有道中二字 考交古本凡上

則不辯禮義而受之 音義云丁本作變案周易坤釋文 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 廖本孔本韓本

三本不改否考 窮乏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所謂失其本心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



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有甚於死者 閩監二本同

字言

可哀憫哉 閩監毛三本孔本同韓本考文古本哉作也

人知求雞犬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學問所以求之矣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且人有雞犬放之 閩監

且改凡

為指之不若人故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岳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嚮於

道是以君子惡之也

不思之甚者也宜孟子有是以言之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莫知養身

而養 孔本韓本 樹木失事違 足利本 務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宜誠之以此 閩監二

本脫

不可舍貴養賤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 為大人故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廖本孔

棘棘 棘棘古書皆作棘棘爾雅遵羊棗注引孟子養其棘棗古本爾雅皆同詳爾雅按勘 棘棘

小棘 按此是棘棗小棗之誤不可

人所賤之者 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 豈但為肥長尺寸之膚哉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

邪亦以懷其道德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亦為懷其道德者也 孔本韓本作亦為懷道德

章指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 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 此本韓本此作比按朱子文集云舊官本皆作比

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按朱子誤矣趙注既云比方安可因近本之謬而疑之 上文官有二故此方之而先立其大者文意甚明漢書賈誼傳比物此志也如淳曰比謂比方也今多謬此物公羊傳注父老比 此乃天所與人情性 廖本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

朱子 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 章指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

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也 終必亡也 閩監毛三本足利本同岳本廖本 章指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

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故曰非良貴者 孔本者改也 浦 晉卿之貴者也 閩監毛三本同孔本 又能賤人 孔本無 人之所

自有也者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 章指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

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則人特不特見而善之 補監毛本上特

此章言所貴在身 此上當有正義曰三 字閩監毛三本不脫

何能救一車薪之火也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則謂水不勝火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亦終必亡仁矣 閩監毛三本同廖本 章指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



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足利本誤率無益於賢也 以羊易之仁易下脫牛字閩本刻增牛字是也監毛二本同

本閩

章指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蕘稗是勝是以為仁必其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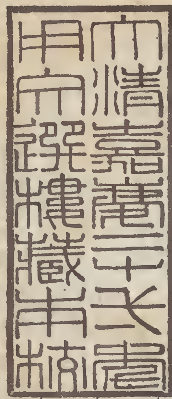
必志於穀孔本韓本考文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三本志作至下同蒲鐘云志誤至古之善射者閩監毛三本同岳本孔本韓本穀考文古本善作工疏引作攻

張弩付的者付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廖本孔本韓本作穀張也張弩向的者考文引穀張云古本下有也字又引弩付的者云付作向○按張弩向的所謂若虞機張往省括于

度則用思要時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時釋也得射者之張也得字模糊閩監毛三本如此孔本韓本考文古本得作猶蒲鐘云得當猶字誤

攻木工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考文古本作攻木之工疏引有之字所以為圓也閩監毛三本韓本同岳本國作圓孔本脫也字章指言事各

有本道有所隆設張規矩以喻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孟子注疏卷十一下按勘記

奉新趙儀吉按



